

從文自傳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書叢學文友夏

輯編璧家趙

從文自傳

沈從文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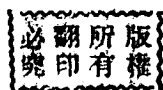


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印行

桂林：大德堂

版初本海上月五年六三九一

版初本林桂月九年五四九一



元八十二幣國優定冊每

No. 1017

目次

我所生長的地方·····	十
我的家庭·····	一三
我讀一本小書同時又讀一本大書·····	一六
辛亥革命的一課·····	三七
我上許多課仍然放不下那一本大書·····	四八
預備兵的技術班·····	六七
一個老戰兵·····	七五
辰州·····	八二
清鄉所見·····	九二

懷化鎮	九七
姓文的秘書	一一〇
避難	一一七
常德	一三〇
船上	一三八
保靖	一四五
一個大王	一五五
學歷史的地方	一七四
一個轉機	一八二

我所生長的地方

當時擊起這枝筆來，想寫點我在這地面上過的日子，所見的人，所聽的聲音，所嗅的氣味；也就是說我真實所受的教育，提到一個我從那兒生長的邊疆僻地小城時，實在不知道怎樣來着手較方便些。這真是一個古怪地方！只由於兩百年前滿人治理中國土地時，爲了鎮壓與虐殺殘餘苗族，派遣了一隊戍卒屯丁駐紮來此，方有了城堡與居民。這古怪地方的成立與一切過去，有一部苗防備覽記載了些官方文件，但那只是一部枯燥無味的官書。我想把我一篇名爲鳳子的作品裏所簡單描繪過的那個小城，介紹到這裏來。這只是一個輪廓，但那地方一切情景却浮凸起來，彷彿可用手去摸觸。

一個好事的人，若從一百年前某種較舊一點的地圖上去尋找，當可在黔

北，川東，湘西一處極偏僻的角隅上，發現了一個名爲「鎮寧」的小點。那裏同別的小點一樣，事實上應有一個城市，在那城市中，安頓了無數人口的。不過一切城市的存在，大部分皆在交通，物產，經濟的情形下面，成爲那城市枯榮的因緣，這一個地方，却以另外一個意義無所依附而獨立存在。將那個用粗糙而堅實巨大石塊砌成的圍城，作爲其地的中心，向四方展開，圍繞了這遼闊僻地的孤城，約有四千到七千左右的峒堡，五百以上的營汛。峒堡各用大石壘成，位置在山頂頭，隨了山嶺脈絡蜿蜒各處走去，營汛各位置在驛路上，布置得極有秩序。這些東西在一百七十年前，是按照一種精密的計劃，各保持到相當距離，在周圍數百里內，平均分配下來，解決了退守一隅常作蠢動的燒苗叛變的。兩世紀來滿清的暴政，以及因遭暴政而引起的反抗，血染赤了每一條官路同每一個峒堡。到如今，一切完畢了，峒堡多數業已毀掉了，營汛多數成爲民房了，人民已大

半同化了。落日黃昏時節，站到那個巍然矗在高山環繞的孤城高處，眺望那些遠近殘毀嵯峨，還可依稀想見當時角鼓火炬傳警告急的光景。這地方到今日此時，因為另一軍事重心，一切皆以一種迅速的姿勢，在改變，在進步，同時這種進步，也就正消滅到過去一切。

凡是有機會追隨了屈原溯江而行那條長年澄清的沅水，向上游去的旅客和商人，若打量由陸路入黔入川，不經古代黔國不經玄順龍山，都應明白「鎮筵」是一個可以安頓他的行李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。那里土匪的名稱是不習慣於一般人的耳朵的。兵皆純善如平民，與人無侮無憂。農民皆勇敢而安分，且真不敬神守法。商人各負起了花紗同貨物，滿腔的向深山村莊走去，與平民作有無交易，謀取什一之利。地方統治者分數種：最上為天神，其次為官，又其次總為村長同執行巫術的神的侍奉者。人人深身信神，守法愛官。每家俱有兵役，可按月各自到營上領取一點銀子，一份米

糧，且可促官家領取二百年前被政府所沒收的公田播種。城中人每年各按照家中有無殺猪，宰羊，磔狗，獻雞，獻魚，求神保佑五穀的繁殖，六畜的興旺，兒女的長成，以及作疾病婚喪的禳解。人人皆很高興担负官府所分派的捐款，又自動的捐錢與廟祝或單獨執行巫術者。一切事保持一種淳樸習慣，遵從古禮；春秋三季農事起始與結束時，照例有老年人向各處人家斂錢，給社稷神唱木偶戲。旱隴祈雨，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活狗，帶上柳條，或紮成草龍，各處走去。春天常有春官，穿黃衣各處念農事歌詞。歲暮年末居民便裝飾紅衣雛神於家中正屋，拋大鼓如雷鳴。苗巫穿鮮紅如血衣服，吹鑼銀牛角，擊銅刀，踴躍歌舞娛神。城內的住民，多當時隨遣移來的戍卒屯丁，此外則有江西人在此賣布，福建人在此賣烟，廣東人在此賣藥。地方由少數讀書人與多數軍官，在政治上與婚姻上兩面的結合，產生一個上層階級，這階級一方面用一種保守穩健的政策，長時期管

理政治，一方面支配了大部分屬於私有的土地；而這階級的來源，却又仍然出於當年的戌卒屯丁。地方城外山坡上產桐樹杉樹，磚坑中有硃砂水銀，松林裏生菌子，山洞中多硝。城鄉裏不缺少勇敢忠誠適於理想的兵士，與溫柔耐勞適於家庭的婦人。在軍隊階級廚房中，出異常可口的菜飯，在伐樹砍柴人口中，出熱情優美的歌聲。

地方東南四十里接近大河，一道河流肥沃了平衍的兩岸，多米，多橘柚。西北二十里後，即已漸入高原，近抵苗鄉，萬山重疊，大小重疊的山中，大杉樹以長年深綠逼人的顏色，蔓延各處。一道小河從高山絕頂中流出，匯集了萬山細流，沿了兩岸有杉樹林的河溝奔馳而過，農民各就河邊纏縛竹子作成水車，引河中流水，灌溉高處的山田。河水長年清澈，其中多鯽魚，鯽魚，鯉魚，大的比人腳板還大。河岸上那些人家裏，常常可以見獨白臉長身見人善作媚笑的女子。小河水流環繞，鎮筵山北城下駛，到一百

七十里後方匯入辰河，直抵洞庭。

這地方又名鳳凰廳，到民國後便改成了縣治，名鳳凰縣。辛亥革命後，湘西鎮守使與辰沅道皆駐節此地。地方居民不過五六千，駐防各處的正規兵士却有七千。由於環境不同，直到現在其地綠營兵役制度尚保存不廢，爲中國綠營軍制唯一殘留之物。

我就生長到這樣一個小城裏，將近十五歲時方離開。出門兩年半回過那小城一次以後，直到現在爲止，那城門我還不再進去過。但那地方我是熟習的。現在還有許多人生活在那個城裏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個小城過去給我的印象裏。

我的家庭

咸同之季，中國近代史極可注意之一頁，曾左胡彭所領帶的湘軍部隊中，算軍有個相當的位置。統率軍隊馳名各處的是一羣青年將校，最著名的爲田興恕。當時同伴數人，年在二十以內，同時得到滿清提督銜的彷彿有四位，其中有一沈洪富，便是我的祖父。這青年軍官二十二歲左右時，便曾作過一度雲南昭通鎮守使。同治二年又作過貴州總督，到後因創傷回到家，終於便在家中死掉了。這青年軍官死去時，所留下的一分光榮與一分產業，使他後嗣在本地方佔了一個優越的地位。

就由於存在本地軍人口中那一分光榮，引起了後人對軍人家世的驕傲，我的父親生下地時，祖母所期望的事，是家中再來一個將軍。家中所期望的並不